

冒襄研究

顾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冒襄研究

顾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号

冒 襄 研 究

作 者：顾 启

责任编辑：陈咏华 伍恒山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省如东县彩印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210,000 199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547-6/I·526

定 价：7.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冒襄研究》序

吴新雷

冒襄字辟疆，江苏如皋人。他在晚明参加复社，论文议政，才气纵横，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齐名，有“明末四公子”之称。到了清初，他不仅在文坛上影响很大，而且以拒不降清的气节而名闻海内。他是诗人、散文家，又是书法家、戏曲活动家，还是园林设计家和文物鉴赏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他和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的婚恋逸事，更使他的生平带上了绚丽多姿的传奇色彩；冒、董在情思的高度和民间的口碑上，甚至超过了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名声。

我从小就知道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起初是从家乡草台班唱的滩簧戏里听来的。后来读到《红楼梦索隐》，其中说林黛玉是董小宛的化身，贾宝玉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帝的，又说：

“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迨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寃之专房。”索隐派“旧红学”的这段奇谈怪论，便是滩簧戏《董小宛》铺张情节的来源之一。由于好奇心切，我便进一步细读孟森的《董小宛考》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才洞悉索隐派全是牵强附会的胡编乱造。董小宛以二十八岁病逝于清顺治八年，那时顺治帝还只有十四岁，断无被抢入宫而邀帝宠之理。为此，我又细读了冒襄为悼念董白（小宛）死于如皋而写的《影梅庵忆语》，不禁大受感动，特地跑到如皋城，寻访影梅庵、艳月楼陈迹。在一个月

明云淡的晚上，我曾徘徊于冒辟疆的水绘园遗址内，想像冒氏家班当年在园内演唱昆曲的盛况。为了探讨《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与冒辟疆的交谊，我又跑到南通师专，拜访了专门研究冒襄的顾启同志，看了他写的《论冒辟疆对孔尚任思想的影响》和《冒襄家乐班的戏剧活动》等论文，使我茅塞顿开，获益良多。

在与顾启同志的交往过程中，我了解到顾君就是如皋人，他因仰慕同乡先贤冒襄的高风亮节，于1978年按江苏省高教局、江苏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科研规划，开始从事冒襄的专题研究。十五年来，他在教学之余，孜孜兀兀地不断挖掘，夜以继日地刻苦探求，已撰写发表了四十余篇专题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如今，江苏文艺出版社从中精选了二十六篇，编成《冒襄研究》，结集出版，这是值得庆贺的，是一定会受到学术界、戏剧界和广大读者欢迎的。

显然，研究冒襄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是很有必要的。它对总结明清之际大动乱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对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对编写党社运动史和文艺史，都是极富价值的。但是，研究冒襄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翻天覆地、改朝换代的变乱时代，又交游广泛；加上清初大兴文字狱；后来他又从一个贵公子跌落为卖字乞米的老翁，晚年饥寒交迫，无力刻书，作品只能以手书行世，现今需加辑录，在资料收集上颇有难度。这对于以实证学研究一位历史人物来说，无疑得付出艰辛的劳动。

我现在看了《冒襄研究》的书稿，觉得顾启同志是下了苦功的，他辛勤地收集材料，处处从实证学出发来立论。对于入选的二十六篇论文，他又反复推敲，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务期精益求精。

本书共分七辑，内容包括冒襄生平述评、交游考、作品研究、佚著辑考、董小宛考、戏剧活动系年、其先祖冒致中与施

耐庵关系探索等等。读者由此不仅可以多侧面地了解冒襄，而且可以拓宽眼界，把握明清之际文艺现象的内在规律，解决文学史戏曲史上的一些症结。如竟陵诗派的评价，“二丑”文人阮大铖的世界观，《柝机闲评》作者李清在明季党争中之真实态度，余怀并非风月文人，《桃花扇》创作中潜在的民族意识，词坛巨擘陈维崧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乃至施耐庵在元末张士诚起义关键时刻的心态，《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失误和董小宛的结局等学术问题，读者都可以在本书中得到兴味无穷的解答。

今年适逢冒襄逝世三百年祭，所以本书的出版就更具纪念意义了。我心香一瓣，由衷地敬仰复社名士冒襄。因此，我钦佩为冒襄作专题研究的顾启同志，祝愿他勤劳的笔耕成果与冒襄交映而并传！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日

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影视研究所

目 录

序言.....吴新雷 (1)

清初文学家冒襄评传..... (1)

冒襄阮大铖斗争事迹考评..... (13)

冒襄谭友夏世谊考..... (22)

冒襄盟兄张明弼事略..... (32)

冒襄李清交游考..... (39)

冒襄余怀交游考..... (48)

冒襄吴国对交游考..... (63)

冒襄对孔尚任思想的影响..... (71)

冒襄“冰丝”诗笺证

——兼谈与陈维崧之交游..... (83)

论冒襄《朴巢诗选》..... (94)

《秦谿蒙难》组诗笺评..... (105)

论冒襄《南嶽省亲日记》..... (114)

《影梅庵忆语》试论

——兼谈它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 (124)

读《子班世盟兄过访四律》..... (133)

冒襄付幼孙书二封注析..... (137)

冒襄佚诗六首整理·····	(142)
董小宛和她的诗·····	(148)
关于董小宛的结局·····	(158)
释“墓门深更阻侯门”·····	(163)
再谈董小宛的结局 ——与董千里先生商榷·····	(169)
冒襄家乐班的戏剧活动·····	(178)
汤显祖传奇在明遗民中·····	(189)
冒襄戏剧活动系年·····	(195)
从鲁洲刘亮生平和《耐庵遗曲》谈《施耐庵墓志》 的可信性·····	(230)
李渔轶事·····	(242)
白在湄·白或如·白璧双·····	(248)
后 记·····	(256)

清初文学家冒襄评传

冒襄字辟疆，号巢民，明末清初扬州府泰州如皋县城人，著名遗民，文学家。

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冒襄诞生于世代官宦之家。高祖冒政为成化进士，官至宁夏巡抚（《明史·张鼐传附冒政传》）。祖父冒梦龄号元同，万历年间以选贡历江西会昌、四川酆都知县及云南宁州知州（倪元璐《元同冒公墓表》）。父冒起宗号嵩少，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左良玉大军监军，山东按察司副使督理七省漕储道，明亡归隐如皋城（详陈维崧《迦陵文集·中宪大夫嵩少冒公墓志铭》）。这个“江淮巨族”历数世建成名闻中外的水绘园（陈从周《书带集》）。冒氏有家学渊源，襄之祖、父皆有诗文集传世。

童年漂泊成才早。冒襄以长孙得宠，两岁被从如皋接到江西会昌，十岁至四川酆都。陈维崧说：“宁州公者，素性卞也，且以严见惮。”因此冒襄很小即苦读经史子集。《七古·感怀》回忆：“忆昔童年便壮游，间关吴楚蜀之麓……寒月惨白霜天高，苦把离骚深夜读，一字一句几回环，栖鸦噪林松谿谖。”（《朴巢诗选》）长期随宦，使他接触到社会，领略了祖国自然风光，写作起步也很早。《五古·赠别陈则梁兄》写道：“两岁涉四方，十二称文章，束发侈接交，鸿巨竞誉扬。”天启三年，祖父对朝政日非不满，自宁州“拂衣归”，冒襄也就返回故乡。十四岁将诗稿整理为《香奂园偶存》，寄请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指教，八十岁的大宗伯为之作序，“此

辟疆十四岁时作，才情笔力，已是名家上乘”（《容台文集》），旋刊刻行世。十六、七岁，冒襄参加县试、府试、院试，成为秀才，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世路风波到处生。从天启七年十七岁至崇祯十七年三十四岁，是冒襄的青年时期，也是祖国人民苦难深重的时期。冒襄逐步觉醒，成为进步社团复社的骨干与后期领袖，跟反动保守的阉党集团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沦落名场廿载余。冒襄“自庚午（崇祯三年）迄己卯（十二年），四试京兆不售，壬午（十五年）误中副车”，他五次到留都南京参加乡试，都未中举（《冒氏宗谱》卷七冒襄《明诰封先母马恭人行状》）。“甲申秋以乙榜膺贡，廷对首擢特用为（台州）司李”。（《明诰封先母马恭人行状》）。“朝拜命而夕拂衣。”（冒广生《冒巢民先生年谱》）科场失利对冒襄打击沉重。“名场十载未逢时，愁魔病鬼交相簇。”（《感怀》）这是他第三次落榜时发出的哀叹。明末南京科场之弊，吴应箕在《南都见闻录》中作了揭发，如“南场自贿赂公行，弊窦百出，司房诸公，既惮阅文，又夹袋有人，所举但取充数，即弃卷不寓目矣”（详《贵池先哲遗书》）。其次，“科场题不献誉人主则归美大臣”，只有歌功颂德者方得入选，而冒襄却在试卷中评论时弊，所以不被录取。他在《下第感怀》中写道：“夙性赋姜桂，而兼金石姿。不甘轻薄相，耻作啖名儿。密行证鬼神，热肠多伤悲。”对那些谋私者作了谴责。

贵族公子的觉醒。这十八年内乱外患迭起，冒襄逐步认识到人民的痛苦。一年冬天，他听说逸园别业腊梅盛开，就邀友人去观赏，哪知“一路所值，老病饥寒，种种见告，因意吾辈一室饱暖，旁及清事，殊不知残腊之苦，瞿然同患，愈觉此日寒甚”，并写七古抒怀：“层楼未雪先高卧，欲访梅花偕友过。出门方知今日寒，所闻所见皆失欢。解衣推食不尽意，我与斯人胡以异？叹息归来云欲形，四海此际嗟困穷。”在扬州

府学从著名学者、司理汤来贺学时，他看到自古繁华的扬州衰败了，“广陵明月死，不复斗纷华”。在赴金陵乡试途经龙潭时，他看到路上有一具女尸。这位贫苦妇女是被恶霸迫害惨死的，于是写《过龙潭有妇女以烈暴死停车一日亲为营葬口述志之》抒愤。崇祯十四年在往楚地探望父母路上，看到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五古《西湖有感》写那儿已是“箫鼓学无声，楼船息华宴”，乞丐遍地，“粒米比圆珠，贵物骄人贱。余生救不贍，掩目过芳甸”。诗人挥泪离去。山村野溪的景象更伤心惨目，“野湾聊夜泊，烟寂古人家。僻地米不到，荒村赋亦加。煮糜争树面，舂粉羡山沙。老弱空垂泪，无繇度岁华。”（《沙溪夜泊》）这幅有声的画，记下了明季苛政猛于虎的丑恶现实，素称富庶的浙江成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在《湘江苦潦》里又说：“淫雨大如注，经旬江水渊。叶舟行树杪，茅屋宿波臣。一望皆澄碧，千翻拥石粼。临流重叹息，无计拯沉沦。”诗人面对人民在洪水中“飘泊偕鱼鳖，千里无人烟”的惨况，失声恸哭，以至“白发夜盈丈”。这些诗篇在《朴巢诗选》中俯拾即是，它们是明末社会的实录，也是冒襄逐步觉醒、关怀苍生博大胸怀的表露。由此可见，在他青年时期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确是主导方面。

当年看骂动南都。科场如此黑暗，人民如此痛苦，冒襄不得不从隶属的阶级内部寻找原因，终于拍案而起，杀出了回马枪。

明末阶级矛盾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内乱外患迭起。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为两派。以皇帝、太监、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成了最反动腐朽的集团。另一部分中下级官吏、中小地主与开明知识分子，为了改革弊政，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跟大地主集团对抗。前者后来被叫做阉党，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是代表人物。后者被称为东林党，创始人是顾宪成（详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四、二十五）。两党的

斗争始于万历二十二年，迄于明朝灭亡，前后达五十余年。东林党面对西北阉猷起义、江南织工暴动、东北女真族叩边的情况，提出政见：反对因神宗、熹宗包庇干尽坏事的太监头子魏忠贤，建议剪除奸佞，任用贤能；反对横征暴敛，建议减轻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商人的负担，以维持最低生活、生产、经营条件；反对太监四出巧取豪夺，建议皇帝不要派太监外出；反对专制统治，建议朝廷允许文人公开讲学，议论朝政，抨击不仁。这些主张是为了“补天”，但客观上对人民态度比较好，也能促进历史发展。象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遽过渡出现思想解放一样，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推动我国古代史上又一次思想大活跃局面的出现。因此两党的斗争就成为政治上、思想上进步与保守两种力量的大搏斗！冒襄的祖父跟东林党魁邹元标是好友，父亲亦同情东林党骨干杨涟、左光斗，跟姚希孟、文孟起等过从甚密。

冒襄十七岁时，东林前六君子、后七君子刚被魏忠贤迫害惨死（详李清《三垣笔记》），其他人也被免官、放逐甚至杀戮。这次残酷镇压对冒襄刺激极大，东林党人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使他泪水纵横。崇祯即位后芟除了魏忠贤，公布了逆案名单，但是阉党余孽的势力仍根深蒂固。因此，崇祯二年张溥继承东林精神，组织我国古代史上最大的进步社团——复社，跟阉党展开激烈拚搏！崇祯三年，冒襄首赴乡试，立即参加复社金陵大会。六年春，又参加有“数千余人”集合的虎丘大会（陆世仪《复社纪略》）。九年乡试时，与社友张明弼、吕霖生、陈则梁、刘履丁结盟于眉楼（详余怀《板桥杂记》）。他们在诗文中，表达了反对阉党、反对农民起义、反对外族入侵、改革弊政、以名节自立的“决心”。十四年五月张溥病逝，“海内会葬者万人”。十五年春，复社再次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冒襄成为领袖之一（杜登春《社事本末》）。

复社在南京将矛头对准了魏忠贤的干儿阮大铖。阮大铖被

崇祯逐出北京后，又从怀宁来南京行韬晦之计，“日与南北在案诸道，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顾杲等《留都防乱公揭》），十分猖狂。青年冒襄挺身而出跟这个庞然大物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本书《冒襄与阮大铖斗争事迹考评》将详加评述。

复社对阮大铖等的斗争是进步的。后来当南明弘光元年，满清贵族大举南下时，身为大学士的马士英、兵部尚书的阮大铖等立即投降，阮还为清兵带路攻打福建，参与残害汉族同胞。而复社成员大多“以气节为重”，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吴应箕、杨廷枢、杨龙友、侯歧曾等抗暴死；顾杲、黄毓祺、江天一、孙兆奎、钱肃乐、吴易等发动起义死；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冒襄、阎尔梅、钱澄之、余怀、杜浚等“虽未尝殉国，然义不臣虏，其志节亦有足多者”（蒋逸雪《张溥年谱》）。

望断横塘月一弯。冒襄在青年时期还有一段与秦淮歌伎董小宛相恋的事实。张岱说：“杨元、杨能、顾眉、李十、董白（小宛）以戏名。”（《陶庵梦忆》卷七）董为昆曲名演员。当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市民意识日益活跃，身陷“乐籍”的歌伎们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与独立，出现一股“择婿”之风。冒襄《子夜四时歌·春歌》反映了她们的心境：“春蚕吐千丝，成茧身先萎，阿依怀一人，尽情心不死。”从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两人经历了种种曲折风波才得以结合，详本书《〈影梅庵忆语〉试论》与《关于董小宛的结局》。

从顺治二年三十五岁到顺治十八年五十一岁，为冒襄壮年时期。这一时期满清贵族推行民族屠杀政策与民族侮辱政策，冒襄深受战乱之苦，于是秘密参加复明运动。

投笔千金购宝刀。崇祯帝自杀后，如皋“乱民立中营县署前，肆焚劫”（《影梅庵忆语》）。冒襄一家出于阶级本性，

仓惶出逃。全家经泛湖洲到达长江边，又遇“乱民”阻击而转回如皋城。翌年四月，扬州失守，满清贵族杀害了冒起宗同年、冒襄师友史可法，并屠城十日，事后“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人，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接着清兵迅速东进，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冒襄参加了抗清武装斗争，冒舒颉在剧本《董小宛》后记中有详细考据。

干戈满地苦无家。顺治二年春夏间，斗争失败后，冒携家避难浙江盐官。在盐官时，“剃发之令初下”，“城中日杀数十百人”。冒家在郊外遇清兵，“仆婢杀掠者几廿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贝，靡孑遗矣”，“仅以俯仰八口免”。一路所见，尸骸遍野，血流成河（详《巢民文集·祭方坦庵文》）。面对满清贵族的血腥暴行。冒襄愤怒写道：“乐郊自古称秦海，偏我栖迟遇大兵（即清兵）。俯仰以外皆残掠，囊橐之中肆倒倾。焚虎告人怀彼怒，想山何径暗通盟。人身到此无生理，回首高堂独动情。”（《朴巢诗选·秦溪蒙难》）他又深长思之：“海鳄不驱徒坏陆，鬼方何力惨伤群。”（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有以为在北者，干宝《易》注云：‘鬼方，北方国也。’”）谴责明朝的养痍遗患。这年冬天，冒襄一家历尽艰辛才从骨林肉莽中回到海陵（泰州），翌年暮春返如皋城。

棹入云湾不转头。从顺治三年起，冒襄开始“隐居”，他将新建的水绘园改名水绘庵，“半作老僧居”，拒绝与清统治者合作。顺治八年，董小宛病逝。冒襄写下散文名著《影梅庵忆语》，沉痛回忆九年多的共同生活，热烈赞扬董小宛的民族气节与智慧才能。这个作品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图景，暴露了明末大地主集团骄奢淫逸的可耻生活，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争的黑幕，记述了农民的暴力反抗，控诉了满清贵族屠杀江南人民的血腥暴行，反映了下层妇女的痛苦生活与高洁志趣。艺术上自创新格，体现了高尚的审美情

趣，语言清丽，富有诗意。从而确立了冒襄在清初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影梅庵忆语》的美学思想给《红楼梦》作者以积极影响。

看尽狂澜海上尘。冒襄壮年时期经常来往于长江下游一带，参加“通海复明”。如顺治七年、十年去扬州；十一年民族英雄张煌言率数百艘战舰自崇明入京口，登金山，遥祭明孝陵，冒襄赴金陵等待；十三年到扬州、仪征；十四年夏秋郑“成功谋大举入长江”（《小腆纪年附考》），冒襄“八月九日夜卧秦淮丁氏河房”，“会上下江亡友（多为抗清被害之复社人士）子弟九十四人”（《同人集》卷六、九），而“丁氏水阁在此际实为准备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计划之活动中心”（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十五、十六年，亡友子弟多人来水绘庵“游学”；十七、十八年冒襄又频繁去扬州活动。尽管郑成功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冒襄等遗民坚忍不拔的爱国志向，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可与日月同光。冒襄参加抗清的情况，本书《冒襄余怀交游考》将详细述评。

这一时期，冒襄还救助了许多抗清烈士的亲属及在南方抗清失败来如皋避难的人。明礼部侍郎李之椿与子元旦因积极参与武装抗清，于顺治十五年被从浙江抓到南京，皆壮烈牺牲。之椿弟之柱、侄鼎（冒襄姐夫）亦被株连。冒襄竭力营救李氏遗属（分见《巢民诗集·寿姊六十诗》及沙元炳《志颐堂诗文集·明礼部侍郎李公备传》）。秀才许元博因抗清事泄，于顺治四年十一月也逮往南京，途经扬州吟《拜史阁部墓》一首：“寥落古邗沟，孤忠恨未酬。狂澜堪一柱，青史足千秋。节与木同尽，身随国并休。英魂能杀贼，当为执戈矛。”凤阳巡抚陈之龙吓得心惊肉跳，匆匆判斩。许意气自若，高吟“儿曹不必收遗骨，留触人间忠义心”诗英勇就义。“妻朱将配旗，里胥王熊当解，阴以妻代，冒先生襄赎之归。”（同上《许元博先生备传》）吴嘉纪闻其事作长诗《王解子夫妇》赞之（《陋轩

集》卷十)。由于冒襄坚守气节很讲情谊，所以“四方宾至如归，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清史稿·隐逸传》）。江阴黄毓祺武装起义失败，从常熟钱谦益处渡江投奔冒襄，不幸于顺治五年在途中被捕殉国，即为显例。

这一时期，配合南明永历朝的军事行动，冒襄还展开思想领域的斗争。他藐视清廷严禁文人结社的明令，从顺治五年起不断结社倡和，为文赋诗，“抱君亲之至痛，悼正气之沦亡”，发泄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到十八年止，出现了芙蓉斋倡和、秦淮倡和等十余辑，“海内无不熟闻”，产生社会影响（冒襄《同人集·答谭籍书》）。

晚景萧寂掩蓬门。从康熙元年五十二岁至三十二年八十三岁，是冒襄晚年时期，他逐步跌落为卖字乞米老翁。

篱畔菊花坚晚节。康熙十二年诏征山林隐逸，拉拢江南著名文人，礼部尚书龚鼎孳曾多次来函相邀，地方有司屡屡推荐，冒襄以“亲老”为由拒绝。十八年征应博学鸿词科，明史馆总裁、左都御史徐元文频频来信，冒襄牢记复社“毋干进辱身”的条规，以“足疾”不赴。事后，徐元文“叹息者久之”（《同人集》卷十二）。二十二年“省郡聘修通志”，“以老病力辞当事”。冒襄在威胁利诱面前毫不动摇，保持了气节。

四世百口绝生产。冒襄本人不出山，两个儿子又谋生乏术，就只有坐吃山空了。七十八岁时，他在《和余羽尊》诗中说：“岂知我年逼八十，四世百口绝生产……兵燹壮岁朴巢毁，耄年水绘空人声，六十年来磨心力，如今孑然余老氓。”这时，孙溥、泓、浑皆成婚，曾孙维枢二岁。大家庭的开支，加上仍然接济亡友子弟及过往友人，经济陷于困顿。

学鼠搬姜迁陋巷。早在康熙四年，因人口繁衍，就卖掉一部分祖业，“腊月三日携青若（二儿）奉马太恭人（母）移居北巷”，冒广生《冒巢民先生年谱》云，北巷“今为冒氏宗祠”。二十三年又出卖一部分祖宅，移居陋巷草屋。《年谱》

引张杞授诗注：“在东云路。”冒襄彻底破产了（详《巢民文集·还朴斋倡和诗序》）。

卖字只为稻粱谋。冒襄是大书法家董其昌、陈继儒、王铎等的及门弟子，后来又与著名书画家萧云从、戴本孝、宋曹等交往，所以他的书法作品不仅当时流传“海内”，直至一九五七年，故宫博物院还举办了“冒起宗冒襄书法展览”。他在八十岁时写《附书邵公木世兄见寿诗后》：“每夜灯下写蝇头数千，朝易米酒；家生十余童子亲教歌曲成班，供人剧饮，岁可得一二百金。”（《同人集》卷三）有时，他也冒风霜之苦外出卖字，如七十九岁写有《卖字五狼（今南通市区）偶成绝句三章》。卖字所得不丰，“闲时写长幅，不换一升粳”。为了糊口，他还让家乐班外出演出，可惜收效也甚微。冒氏家乐曾得到吴伟业、尤侗等戏曲作家的的大力支持，苏昆生等表演艺术家的亲自教习，冒襄本人的精心导演，在当时享有盛名。该班演唱剧目往往抚今思昔，抒兴亡之感；坚持操守，斥国贼禄蠹；缅怀历史，揭发党罪行；以古例今，抒爱国至情。在演出方式上，它从厅堂的红氍毹逐步走向广场、戏园，使昆曲从士大夫长期垄断转为面向群众的艺术，增加了民主性精华，语言也从雕琢典雅走上质直优美的正路。这方面请读舒诤先生的《冒襄其人其事及其书法》（香港《书谱》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参本书《冒辟疆家乐班的戏剧活动》。

文章朋友为性命。在家境日蹙中，冒襄借债于康熙十二年开刻《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十二卷，直至暮年才刻成，将多年来精心保存的来往诗文书信公之于世。该书“自胜朝至国初名士斯为极盛，始董其昌，终蔡启爵，共四百五十有六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其中有抗清烈士，有文人学者，有名公巨卿，有隐逸之士。在编辑时有人劝其删去顾果、吴应箕、夏允彝、杨龙友、黄道周、陈名夏、钱谦益等人之作品，冒襄却不畏文字狱之祸，“以彼其才皆吾所尝亲昵者，